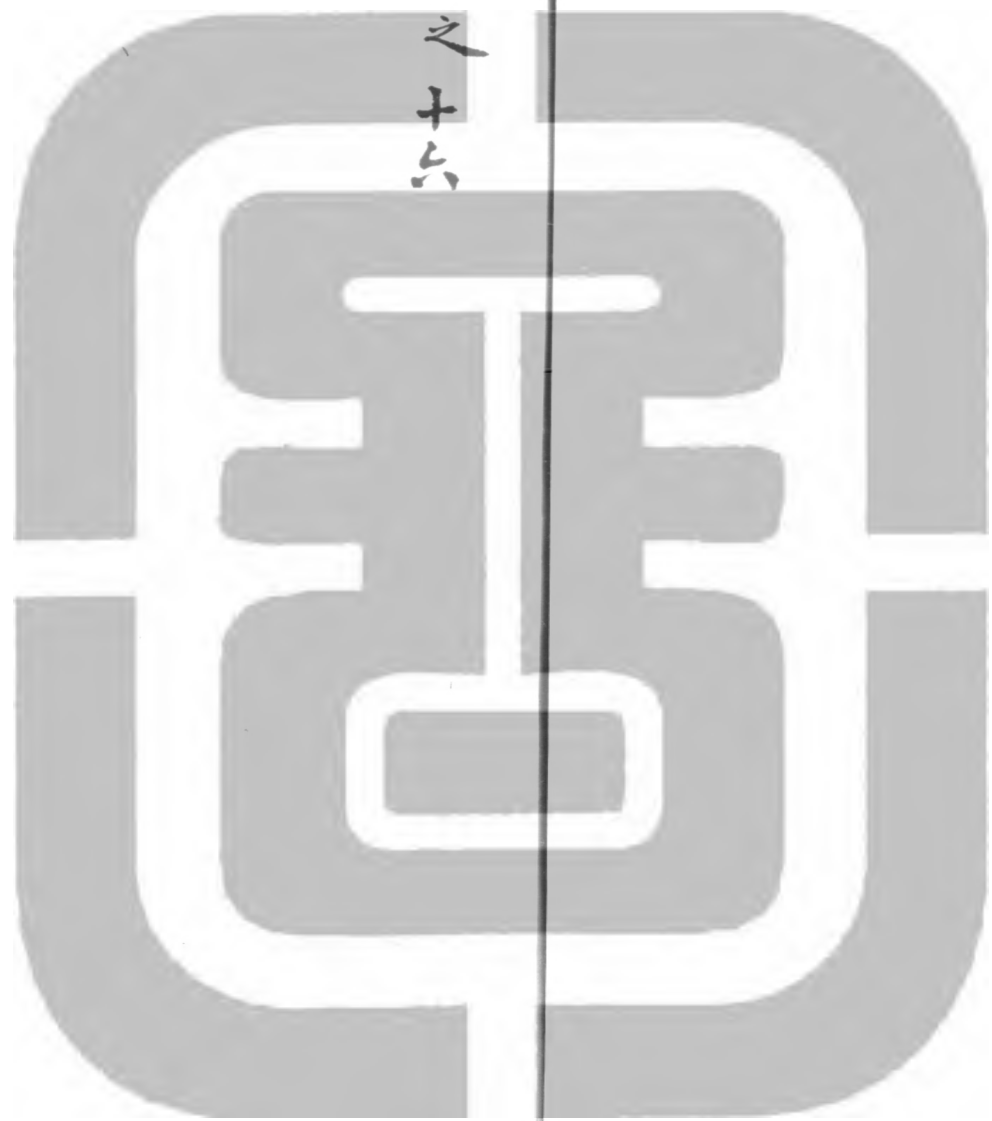


卷十五之十六



文

安吳四種

藝舟附錄



附錄二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冢孫國子監生良弼既述其行以請于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為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墓安徽巡撫初彭齡又撫大節而為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世臣辱知于先生者深所言當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宇內為宿儒然人稱先生為經師則先生不樂即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尚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人世臣蓋盡識之雖精確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眩鼓聾瞶而巧為取利耳退核其所為則僻違怨誹与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

物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為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既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免禮口頌而其心則未有不勸且厭者先生審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遨遊見器于公卿蓋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為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世臣于此蓋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與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審勢而沮之則嗚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蓋將有為子安知當路者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為一己之避忌遠謗遂忍為默然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持堅定不從流俗也蓋如此良弼以嘉慶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世臣故揭先生之志俾良弼鑄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可以為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諱環字夢揚又字清如涇包世臣謹述

是日辰刻聞先生凶問急往殯入臥室見先生朝冠冠端坐持筆疾書予退去至聽事門諸生泣者有別曰先生曰丑初在華洛畢敬以公服天始曙先生忽起索帶第日考臣易有四卦未卒書是以四光墮歎之予遂跪諸生坐候至角先生擲筆長歎一聲而瞑急解上林

身已僊冷而四卦注畢矣去來終自去此以爲生年四  
未聞見附記以告後世

小倦游閣集卷第七

正集七

文三

錢獻之傳

安吳包世臣慎伯甫著

君諱址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  
處江浙多貴盛然以嘉定為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  
百家言為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當過之學者所  
為稱嚶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  
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  
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為務外廢正  
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傳願閉戶讀書

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字杜氏  
通典及馬鄭孔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即  
徹夜讀書如故君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  
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  
都就詹事時都中尚為詩聲酒傲遂以為名高而君不能韻  
語詹事以君通許氏乃命習篆時都中能作篆者唯學士翁  
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患癩  
醫者診之脉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  
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翌早  
詹事來視病君尚未寤見案上篆一紙大驚君病顧已解詹  
事問病狀君答曰見故無病見夢至石室中見唐中老者指

見作篆七日夜不得少間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  
曰此可矣見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  
見蓋即少温云翁公聞之即從君索書歎絕以為神授一日  
君篆書遂名天下君名既藉甚試官物色君文輒失之以副  
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  
十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慶二年教匪擾陝西四川  
河南湖北而華州為陝西入河南要道君兼攝州縣事率眾  
乘城力遏其衝城無乏矢君仿古為合竹強弓厚背紙為翎  
二人共發之達百五十步又以意為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  
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  
劔三年春河南有謀殺賊者眾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

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西賊亦折回南山  
督師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  
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以左手作篆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  
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駁正前人之誤不為  
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  
瑰異者繪而版之為圖說若干卷數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  
物多見於世而世之知古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  
爭為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剔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  
義又皆矜己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  
則拒敵迹其本末斯可以為不愧者矣補史記注百二十卷  
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皆藏於家未版行君病歸以嘉慶

八年始與余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十餘而余齒方弱  
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器之曰吾周行天下識人  
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南陽有田可耕而猶吟梁父今包  
君身困至是率口必及民間疾苦絕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  
所負者大而且遠賢於古大必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異日  
衣食天下者必包君也又曰包君詩妙接陳思而賦如平子  
觀其與人書累千言皆率筆無藁草然條鬯雅密近眉山父  
子吾以專家之學與之言彼略一涉之則數十年沈精所得  
不過也自古文人少所樹立皆器編好氣矜不自檢飭今包  
君可謂純淨無疵者矣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豐采結納唯  
恐不及卒以極推余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困君不悔其



稱余益力君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吳扁年六十  
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自為墓銘及行述  
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著於篇以備史家採擇  
云

包世臣曰余識君君即云足下異日論史

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

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錄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以不  
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為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書自鄧山  
人外莫與比所謂不假良史之詞者矣余因躓如舊重負良  
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 周節婦傳

節婦姓湯氏宜興人考九上母沈年二十四歸同邑周起雲  
及期而起雲歿有遺腹子應華周氏故貧瘠而起雲以上四  
世皆單傳無期功親起雲之歿也考若思妣吳年皆七十餘  
節婦治針紬以奉中饋無匱乏舅姑既終天年節婦治喪葬  
以有禮見稱復迎養母沈撫其穉弟藹然無違色鄉里以為  
難節婦今春秋五十有六為應華娶于徐孫四某某

包世臣曰應華余素未之識嘉慶戊辰九月應華不遠數百  
里涉大江視余于邗上辭色端謹既出其母氏行略以乞為  
文又示其中表叔吳辰所為跋吳君厚重不苟君子也備稱  
節婦訓誨應華有法而應華能體母志持身無所失古人有

言獲親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親余既以吳君信應華又  
所見于應華者信其母氏之教故撰集為傳以為後來徵信  
者採擇焉

仍批

己巳

邵生碣文

主諱式穀字子良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為武吏而生  
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友唯與邑人周寅善周生長生四  
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  
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十七  
周生年二十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選淮安教授始至二生  
以其書謁教授弗善也二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尾二  
生心既不然教授書因請古人用筆結體相承之要欲因其

所得者折服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略固有可言者大  
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既能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  
其直其始唯曲也故其力洞達而筋骨始能成其直而終唯  
直也故其意醇厚而波發有以遂其曲此秘發于大令而脩  
於永興是後遂莫窺也吾友慎伯得之以授余余既授其法  
自視曩昔書及視兩宗以來名人書遂俱弗能善也二生即  
日備禮為教弟子數日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質甚以  
求書者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  
無求者矣周生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借過教授教授又曰  
用筆必氣平而勢側氣平故力厚而峭利內涵勢側故韻流

白門券選啓文  
而羊神外煥結字要外方而內員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  
然後縱放手足使其局疏分觀其畫則欹曲偃互合觀其字  
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五指密攢皆着  
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撥換矣指拗管緊則  
意滯而真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曲如  
抱兒掌曲如握卵腕不動而指不停心不散而息不急則全  
身之力皆赴毫端而又出之自然故字畫員勁而氣勢雄遠  
細如絲髮血肉備具此慎伯之授余者也今悉以授二子矣  
十二年秋教授送考至江寧則日日稱邵生善又為邵生乞  
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為不減生一見曰此非色

君作也檢字裏有余開置考具單曰此真色君書矣即袖歸  
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余至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  
刺束余初見生書謂必精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生出書  
請業余觀其筆勢雄厚雖受法于教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  
以必極筆力使鋒鋌四殺然後聚墨筆心以取員渾每于去  
筆戒側力崇淳質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三日再至呈其  
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勗生曰余自幼拙于書又無師承及  
弱冠後乃稍稍以己意求之又以古人遺論證之墨拓則有  
微契焉十年來徧窺江左諸家收藏真蹟始知用簡夫每作  
一波常三過折者蓋為筆心着紙則曲而副豪用力則肉勝

而畫褊氣怯為書家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豪但  
輔筆心以去來搶衄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裏住  
鋒力大指直提腕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斂入筆  
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石鼓而見  
於右軍且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永師千文伯施廟堂以  
得此秘雄視千秋董華亭書性卓絕而未能解此道急側媚  
少君子之風以後轉相仿效如姜宸英陳奕禧等僅知步趨  
張照頗有工力而結法尤俗王澐枯而無血王鐸拙而無韻  
近人唯鄧石如梁巖劉墉三家為特出鄧氏篆分逼古真書  
道逸草書強健皆成家法而行書頗為宋黃惡習所染梁氏

殊勁而築筆太甚強穎半發以受燹墨全假豪力以佐其勢  
遂致無筆不側力殊未和劉氏用意傷巧勢雖適媚而邊幅  
殊窘其得力處乃華亭之十五六耳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  
教授力行甚猛而嗜好已多未能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  
不敏今年春余計借北上過清江訪生則病痔甚六月出都  
而生已于首夏物故嗚呼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後  
人其誰謂余不妄歎者乎其尊甫武人生書散失無復存者  
唯與周生往復論書十數紙尚足壽諸石使人想見其橫絕  
不可控馭之勢周生書性故非生比然亦教授之亞也故備  
紀其始末以明生志而寄授周生周生如能書以表生壙者

庚酉方

亦庶乎古又以道合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  
吳友人色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此予未受法小仲之前所自得執運之法也在京口見懷  
寧其法略同益以自信及與小仲同居斷斷者三四月試  
之善而後從詳在述書恐閱者疑前後互異故記之

余九傳

君諱觀德字君懷姓余氏安徽歙人其祖望孫甚既得君名之  
曰狗兒江淮間每名子曰猫曰狗取其易長育也歙人呼狗  
與九同遂為余九父某早卒祖某舉人為南陽縣教諭俸滿  
保薦攜君入都以知縣就銓而歿君方成童無以為殯遂  
鬻身于旗籍兆公家以葬其祖兆公征新疆敗而仆君以死  
捍之被十餘劊遇赦兆公乃得脫事上聞

純廟嗟歎賜八品頂戴元寶二枚開其戶大學士莊文恭公  
巡撫江蘇高君行誼禮聘為司閹君盡力事莊公有不可者  
必力爭得請乃止後莊公以蜚語被逮君為莊公受刑夾二  
不次事以得白還原任大學士陳文恭公繼撫江蘇所為以

詩歌贈君而稱為忠孝奇男子者也。君具知人鑑，太子少保四川總督李世傑以從九品試用江蘇君與語而奇之，醵金為加捐知州。又白莊公得奏留歛人山東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淳少孤貧入蘇州布肆習貿易，當塗人山西知縣進士梁雲五曾丐食揚州，君一見皆振拔之，使得習舊業。以至通籍君自蘇遷揚，開怡昌客寓而李公適提督兩江，視君猶同產君，顧不肯一至其署。李公防汛每歲四取道揚州，皆主君家君為言，地方疾苦兩江自尹文端後推李公多君之力也。嘉慶初揚州科名淪落，君相城內有河二道，久淤塞遂盡其貲得白金三萬兩，獨力浚治，以其餘建太平水倉。今揚城街衢皆有水倉，火患大減，循君之法也。河既成是年秋試文武解首皆在揚，于今尤盛。乾隆末高郵州知州孫某負君銀五千，君索逋至其署而孫病甚，君即欲去孫執手以稚妻幼子為託。孫既歿，君為買宅于揚州小東門，任其支度，子能就學，君以屬名師比君之卒。周<sub>給</sub>之不絕，余以嘉慶六年始識君。君年已七十，言西城兵事及東北各部落風土形勝如指掌。十三年三月卒于揚，寓年七十有八，資財蕩析，仰屋數椽，子厚存亦古處有君之風而困乏不能自存矣。

皇誥封奉直大夫河南永寧縣知縣加三級國子監生魏君

墓誌銘

君諱○字應乾晚號健齋江蘇武進人也父璣以孫襄貴馳  
贈奉直大夫妣王氏贈宜人君性穎悟泛覽百家尤好內  
經素問金匱諸書遂并舉子業而專治之既久鄉人有積年  
沈疴及異証為方書所不載者而君診之皆痊名遂大起君  
治病之旨在審病者體之強弱性之靜躁與平日之所嗜好  
然後證之以脉而得其致病之源又窮究物性相尅相助之  
故而比禱以神其用故有同症異治異症同治雖善醫者視  
其方多所不曉君為剖之則皆嘆曰非所及也君所入既漸  
饒有米數百斛值大饑將以予糶所知止之曰各處飢民肆



掠吏不能問穀勿繼必有後患君曰吾擁多穀而視鄉人饑  
心不能自安事變果出豈能預計耶卒糶之不旬日而穀盡  
後至者君指空囷示之皆曰先生盛德不欺人悉散去無異  
詞有鄰人不戒于火君告家人曰吾自問無隱慝應不慮火  
火既滅環君宅者皆灰燼矣無賴子夜縊于君之隣孫氏孫  
移其屍而叩門以告更夫沈保即見之願為切證君戒沈勿  
言即具報驗訊給埋葬而案結沈詰君君曰彼自圖賴耳孫  
懼禍故為此非仇我也若言之則孫以移屍陷罪且傾其家  
而仇爾沒齒豈如我費數十緡鄰里相安之為愈乎沈驚服  
而孫尤慚感多君長者君之不辭苦累掩覆人惡胥是類也  
君長子襄以嘉慶乙丑進士分發河南即用知縣補永寧迎  
養君手書示襄曰吾為鄉人治病弗能離兒母自率子婦來  
耳吾不習吏事然吾業醫五十年醫之所入不以事居積財  
之所出不以求虛名是以行年七十而無大不安于心者吏  
道殆如是矣吾今有市屋數十椽較少時生計優裕已多兒  
又幸以進士為長吏若繫念家室營私廢公即倖逃吏議吾  
不樂有是子也勉之矣十六年襄舉卓異調洛陽君又手書  
曰兒去永寧百姓扳轅之聲至江左兒學力不足以致此審  
已是必有要譽市恩者以愚弄小民非實心實政也吾甚憂  
之初至洛陽即聞倡修學宮文教固長官之責然所至宜先  
問民間疾苦勞來撫慰之信而後勞今所先若此是為名心  
所使失其次矣其通治體知先務如此嘉慶廿四年六月廿

九日卒于里邸年八十有四配長洲王氏 誥封宜人子二  
襄五品升銜山東招遠縣知縣襄國子監生皆側室符宜人  
出女子子六適某某孫五秉秩秋穀穎襄在洛陽奉王宜人  
諱去官服除謁選得山東招遠君計至襄將奔喪治窆予  
適在山東以誌幽之又為請故次其行事而銘之曰  
士人貴自信其志不近名者名歸之回祿睚眦不敢肆有子  
人稱君子子遺澤始今永世

一彬益和尚像贊

和尚浙江黃巖縣林氏子童時趨健尚氣俠常負重驀越山  
徑出入甌閩日行百數十里羣少以為豪年二十八力悔夙  
行捨身本縣嵩岩山之法輪寺不數年記誦經典語錄各數  
百卷徧叅古德傳磬山之法於天台山茅蓬正海大師和尚  
悼本師具足道德未得主席又深恥因人成事不能昌本師  
之風教行脚吳門見臨頓路有靈鷲寺係蕭梁舍利而山門  
三椽之外盡為荒蔓遂弛其負擔矢志興復示現感應竟還  
舊觀吳俗崇尚釋氏琳宮相望率居積豐裕莫脩苦行和尚  
表明心印獨領炷香遠近歸從跣坐廣單者至二百人弔維  
辨難應機立斷校錄刊布與國清曜治論說相上下僧俗讚

嘆又延王楞伽半塘諸寺晚年以社壇之湧蓮菴為靜室其  
地間於閻胥塗徑通達拓宇以接衆較靈鷲尤宜和尚命法  
嗣永華經畫之至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堂未就而  
和尚圓寂世壽七十一歲計和尚生平所得布施不下白金  
二萬悉以建齋宇置常住已身未嘗着絲裘雖暮年遇雨雪  
必以油傘油鞋從事未嘗乘肩輿縫紉必用棉線漆飾必用  
瓦灰持殺戒之嚴如此日再食唯鹽菹而已昕夕拜經當膝  
屢皆穿旅邸舟航不間也永華親承付囑必終其志更名為  
寶蓮寺供像開山以別於靈鷲予辱交於和尚廿餘年未及  
銘塔故贊其像曰

謂和尚為內重耶胡為號召之衆而興建之勤謂和尚為外  
重耶胡為奉身之約而求道之殷心乎濟衆貞之四十年卒  
不以其身處無規於乞士為閻浮之所共尊

姚節母傳

節母姓張氏安徽桐城人考寓順天府治中妣姚氏張氏族望甲安徽女率聰慧俊朗然恃門地習豪侈而節母獨事勤儉言動必端恪及笄而治中卒服除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加三級姚原黼善軍翁姑有稱于閭黨閱四年舉子東之甫百日而奉直夭折翁以衰年喪子家無次息憂思至不能進食飲節母為門戶計忍哀慰藉持家事撫遺孤翁迺漸不覺喪子之為戚也嗣姑氏患風痺轉側牀蓐節母性至潔然扶持便溺洗滌褻衣婢媪不堪其臭苦而節母安之人以為難東之既成人節母為娶于其黨連舉孫而婦歿道光壬午東之成進士分發河南補臨漳縣先是邑人

共舉節母節有

旨旌其門至是東之遵例呈請得

誥封太宜人迎養于官節母在室即喪兄又喪父于歸不數年而稱未亡而姊氏又寡繼喪姑喪翁最後喪母蓋自有識以來四十年間未嘗有歡愉之境然東之留滯都中不能歸省者逾十年及迎養至署而諸孫皆巍然成立啟處有法度善讀書東之在都繼娶武進徐氏節母至署即督之治家井然使東之得不以家事紛其心溯節母生于華縣中更茶茗晚就祿養可自逸矣而卒不以所處變其恒德者有如此故工詩有集若干卷以道光九年卒于臨漳官署年六十有七歲子一即東之孫四世恩世熹世愷世恭女孫二曾孫二

昶曙

包世臣日記稱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者以其不奉嚴訓鮮克有成也東之自十五六即知名翱翔名公鄉間而伉直重然諾無唯阿媚世之行及其治臨漳也予方客大名相距不百里策馬過訪政聲溢田畝間并以為吾侯恪秉太夫人教有數事幾不能決受太夫人指而決之言之歷歷可聽東之之為諸生也不以貧困而徇人其居縣也能治又能使四境歸德于節母也君子察東之不墮之志即節母可知矣

霈霖兩和尚塔銘

和尚諱祖雨字霈霖霍邱徐氏子也出家本邑節孝祠稍長  
受具足叅揚州靜慧寺長老慧公傳平陽宗法于木陳國師  
為第七世先後主香阜靜慧之席還故里開山為雲臺寺晚  
遊南昌開山為長清寺四啓期場度衆至五百餘人以道光  
八年十一月八日示寂于長清丈室僧臘七十三年世壽八  
十一歲法嗣在揚州者地藏寺開山住持先德靜慧寺住持  
先初香阜寺再傳住持明恒俱謂和尚中興香阜主席久為  
神期所屬因建塔而迎龕于南昌供養經歲卜年 月  
日移龕入塔而請銘幽之詞江淮間崇奉釋氏布施山積是  
宜有龍象能負荷者卒之盛徒從飾威儀機鋒取聳冠蓋禍

福取足震愚蒙貪熾噴深與所學相反者比比也和尚獨循  
樸實重然諾力所能及常先人而後已吶然如不能言而行  
必相顧勞苦澹泊以身先衆數十年如一日早居無誑語無  
財既登大耋猶徒步日數十百里無倦困之色余少耽禪悅  
所識緇流知名者以百數唯白門聿芳力行同和尚而規為  
狹隘吳門一彬濟衆不以自利設心同和尚而常出權奇以  
術善信非法門正術則和尚蓋獨出而莫能與偶者矣是宜  
為銘銘曰

當世所謂禪宗者莫不開堂聚衆吊椎唱棒然而迹其行事  
則解縛愈以自縛祛障轉以重障也和尚而今已矣更何從  
求實證於躬行以解脫夫世網者乎

皇敕封儒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琦  
翰風之妻

敕封孺人湯氏卒於署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府  
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柩南下以誌幽之文為  
請翰風予所无事曜孫又吾甥也且予知孺人為深孺人  
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禮則尤工  
繡以意剪綵數寸為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傳以色然善画  
者所及既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姑姜偕以婦吳寄  
女公董氏宅後隨夫子僑歛僑嘉興乃歸里五徙仍僑居

最後從宦山東遂卒其事君姑終始得歡心和女公以婦  
無違間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工  
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  
人稱貧建君姑節孝坊營考妣寔窳經年歲事乃成行平  
昔食貧操作使夫子不以家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事簪  
珥居積使夫子不以家累官能成其政又時時節俸入以  
潤夫子之族親交遊老病則加以衣裘恩舊更為壽長久  
此大較里鄙所知也惟予始訪翰風於歛因得以兄妻禮  
拜孺人後予過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食日益精  
潔至以床褥易薪米而予殊不覺截髮削薦弗過也又予  
嘗以翰風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棉衣未  
具語次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辛苦無此比常  
有好看顏常以為陶公自尊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  
孺人自喪長子始旦暮禮大士祈嗣息然必祝曰天果不  
絕張氏求賜善醫兒生平痛無力者為醫家居奇常不得  
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書尤篤醫童時即洞曉經脈方  
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驚為絕業予雖不事禱賽至是  
不能不以為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歛不得歸有富子  
與論五言詩而歎以其力能清負而孺人曰此君擁多貨  
既性不近利又無魄力以自用其財是終不足以保家不



十年其家克落前年夏予取道館陶孺人病瘳已年餘掖  
兩姬再拜屬為國子及序詩文集不以至戚故簡儀節其  
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澤有如此孺人得年六十有九  
子二珏孫早世唯孫國子監生女子子四縉英適刑部主  
事前庶吉士吳廷珍珞英適國子監生章政平先孺人卒  
縉英適國子監生孫劼紉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一晉禮  
孫女一字曦子法弼銘曰

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仙源  
縣君者也豈不為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才於  
世有聞耶吾於孺人亦云

皇勅授文林郎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碑

君諱履恒字道久別字若士姓丁氏其先世集賢校理寶

臣者當宋景祐中由醴陵遷晉陵子孫家焉晉陵今江蘇

之武進遂為縣人曾祖復來縣學生贈通議大夫妣吳氏

贈淑人祖廷議以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授通議大夫妣

沈氏封淑人父汝驛國子監生贈文林郎妣瞿氏封太孺

人文林君四子皆通籍君為其季弱冠補縣學生員嘉慶

辛酉選拔貢太學

朝考不得於有司恭應戊辰從津

各試入二等

賜大服二匹充文穎館膳錄官歲事叙銓慈榆縣學教諭  
俸滿保薦道先丁亥選授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病足  
旬免未行而太孺人訃至驚悼附解病益亟回籍後偃鬱  
昏迷至壬辰五月廿五日卒於壘室年六十有三配同邑  
莊氏封孺人子二長嘉蔭嘉慶己卯順天舉人充覺羅官  
學教習次嘉葆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充咸安宮教習女子  
子二長適同邑庠生吳夢徵次適同邑龔紹聲孫三壽承  
壽壽壽溥皆幼壽壽君以為猶子嘉葆後君生性灑落慨  
慷而所學又足以助其識堅其氣漢唐兩宋儒先之書無  
不旁搜切究者然襲積武斷之說性天惡誣之論蓋未嘗

一聞其居年與... 友相相... 砥礪... 於日用尋常語默  
... 之... 其... 每酒酣耳熱極論立身成敗民生利  
... 痛常痛... 不... 已讀書史至古先哲人... 艱  
... 遂... 轉禍... 起... 濟... 而... 之... 祿... 友...  
... 深... 其... 故... 或... 撫... 養... 暇... 日... 至... 終... 日... 不... 出... 語... 蓋... 君... 之... 中... 懷... 蘊... 蓄...  
... 非... 苟... 為... 誇... 耀... 淹... 洽... 矜... 詡... 章... 句... 為... 俗... 儒... 所... 為... 者... 也... 庚... 辰... 秋... 君...  
... 年... 已... 五... 十... 有... 二... 慈... 榆... 返... 里... 中... 途... 中... 惡... 風... 病... 塞... 澁... 者... 數... 月... 意...  
... 氣... 日... 就... 銷... 滅... 矣... 又... 七... 八... 年... 乃... 知... 肥... 城... 君... 學... 深... 於... 詩... 常...  
... 宗... 毛... 公... 烹... 魚... 煩... 則... 碎... 浴... 民... 煩... 則... 擾... 之... 訓... 然... 其... 居... 縣... 也... 聽... 受...  
... 無... 留... 事... 又... 時... 時... 存... 問... 者... 舊... 詢... 疾... 苦... 率... 紳... 富... 修... 社... 倉... 以... 備... 災...

款舉保甲以戢奸宄立普濟堂以卸麗獨民安其政年穀  
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携餞送數十里或至涕泣嘆  
仁明為迄今所罕聞見而為顧歎然以為不稱負所職悲  
夫嘗謂天賦人以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而輒近成  
材獨少者大都為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深長欲蘄然  
以頭角自見則師友勸誡必相與剪除之中為客氣不可  
用又幸而有少小不汨沒於俗學其遊處四方復不為俗  
論播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世相鑿必不相入而  
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用之者無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  
以利澤斯人乃又置盛壯可任事之精力於閑散無所設

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舉乃以試之事幼學之卒不  
見行而勞民不可休息彼蒼蒼者其意豈可測哉君著有  
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  
周詩文稿倚聲為韻齋詞稿燕齋遊草熊湘遊草謳寄騰  
草宛芳襟著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各若干卷皆可觀采而  
非君意之所屬也余與君交三十餘年能知君之志故於  
其葬而銘之曰  
志盛氣衰治不刻意未曜之德以冒其類

繆孝子傳

孝子繆士毅者字藩公江南天長縣龐家尖人康熙中分  
設安徽布政使司故為安徽人小名華保父廩賓邑庠生  
饒於財順治十七年海賊犯江寧其黨劉清海掠天長知  
縣繼城陷龐家尖去城二十里廩賓率家屬匿高郵湖中  
亂定而怨家誣掠為助控於高郵州知州吳之俊之俊置  
廩賓於法徙其妻石氏黃氏及其子<sup>長</sup>於瀋陽士毅黃氏生  
以就乳鄭氏從母家得免稍長知被難事逕走山海關尋  
母無引不得出婦娶於李舉一子遂以康熙二十二年四  
月請引至瀋陽訪得石氏與長子皆故黃氏前於康熙五

年撥起寧古塔屯烏喇配蘇州朱孟官以新例瀋陽流徙  
男婦着分配不許自便故也士毅展側烏喇至無知者  
唯言去此五百里有江南人庄士毅跋蹶至弗喇河屯遇  
一婦人云此庄無朱姓有薛孟官妻黃氏皆江南人生子  
六兒今已十五歲見居寧古塔城者或是也士毅入薛氏  
門望見坐炕上婦人貌如鄭氏從母伏地嗚咽曰兒乃江  
南天長龐家失膠華保也今日得見吾母矣黃問有姊妹  
否曰大姊適曹二姊適魏黃乃抱持大哭鄰里奔集莫不  
嗟歎有涕泣者寧古塔地瘠產薄禁留旅人耗口食居十  
日官吏催迫次年二月士毅抵家而子前殤繼舉秉文秉  
藝拮据成立携賈都下得薛六兒書知黃再徙艾渾而沒  
艾渾今黑龍江也士毅舍二子獨起艾渾守母墓就墓傍  
僧舍授生徒以自給而秉文旋亦遣秉彝收賈歸侍奉身  
起艾渾迎士毅士毅不聽秉文留侍五年迄士毅卒乃扶  
輓返里時李已故合葬天長之豐楊山秉文無子秉彝以  
次子之墜為其後松江大學士楊瑄誦成艾渾初至聞士  
毅名排閣請見為孝行子七百字以贈百年來文學之士多  
以詩文紀錄兩世孝子之事賢者鄉人屢合詞請有司達  
封圻大吏卒以原集故莫敢上  
聞余故次其傳而論之曰

甚矣州縣之不可有匪人也當海氛猝至廊賓舉家避入湖氛靖歸業助賊之誣其事可不辨而明且廊賓身在膠庠所謂怨家不過以饒財之故乾銀失德非有枕戈切齒必得而甘心者也及其匆匆避寇豈能更檢貨囊幸得生全田產之外俱為賊索怨家亦可藉釋忿憾矣斯必吳之俊平素垂涕苦其無隙指投爪牙族怨家為此以遂豁空耳而廊賓持真負氣重財輕命卒以誣服上蔽達聰匪人之害遂至於悲夫然廊賓不被奇冤則士毅秉文之奇節不可得見而之後者亦得幸從螻蟻同朽壤不為斯世所指名也哀哉

募醵歐湖坊歸櫬資啟

原任鉛山縣湖坊分司歐鏡湖四兄桂林之秀異也文戰數奇以資筮仕自嘉慶十五年到省迄道光二十年卒於湖坊官署宦遊江右前後幾三十載補臨川尉政成名起調尉新建論俸升湖坊司中間署宜春澗言嶺分司代理吳城主簿不卑小官必行其志奉委聽訟務在和民息爭所至民安樂之以是無例外之入雖佐首邑繁劇之區起居服食唯具而已其尉新建也堂署不戒於火延及尉署先是山東撫部經公由撫州守權雲南鹽司道遠又多陸路不欲重擾館人以君為舊屬素敦久要之誼節歷官所

積有箱籠十二事寄貯君署君高置惟謹及堂署火發君竭力撲救不熄比延已署君始急回冒火入上房將經公寄存箱籠盡數運出而已物悉付灰燼嗣重建堂署允為君修復卒之尉署修費仍君自稱貸為之以是重困權任湖坊官遷而缺彌曆年五十有一以疾物故迴身至不能備禮孀婦二人撫六齡遺孤停喪三千里外之蕭寺歸視無資旅食益急此亦生人之至戚矣夫薄宦本以為貧苟能分上官之愛不擾小民不取非有已為近世之所難至如君受撫部之寄一節求之前古唯盛軌受友人寄金五百後以事覆家寄金獨存書之史冊以為美談而君之所

受其數遠浮盛公又常頃刻呼吸之際不顧身家唯取必於全誼重諾又較盛公所遇為愈粹是則古人之所難而有識所共欽仰者也是用纓述生平布告諸公或誼托同舟或籍隸舊部或感觸開風或心發即事各量其力不拘成數庶幾表成集腋舉自報學俾邱首得正循良有後是則先哲所謂不求福而福隨之者也所有諸公慨助之資悉由新建縣署歸總謹啟

劉國子家傳

江淮間有為行君子曰懷瑾劉君者嘉慶甲子余再至揚州識凌曙曉樓以識君及君之子文淇孟瞻曉樓蓋君妻弟也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善讀書余尤愛之因數過君家與君習庚午余挈眷來僑沅道光甲午乃移居白門前後三十年中間曉樓不祿孟瞻名日起故余論文於揚州以君喬梓為最久而善也揚人之稱君也謂君亂國失怙恃淪落甚年十二始入書塾甫三年則已熟經書解文義宴貧不能卒儒業乃習賈而所業復不足自立君私購醫家言來夜誦習之晝執賈業無遺誤久之人知君能



求治者多應手愈遂改業醫君治病者不問貧富皆輒往  
富室訓報從其意貧者且贈以藥餌或袖錢資將息其有  
瘡潰膿血臭穢至家人莫敢近者君見可治狀必親為洗  
滌加膏丹以瘳為度君醫名噪洎瘡老不改其初君家故  
有祖道神香肆各房輪值司肆事其不值之房值者歲貼  
白金三十兩值者欺君孤弱遂據如私業起家累萬旁觀  
憐君困皆憤觀君持約劑結算當得錢千緡君曰貧富命  
也為財利傷同氣之和吾不忍也後據業者蕩其積君境  
漸給孤助之有宗人恩凡君生平行治其見稱於鄉里者  
如是余則謂挾術者多居奇獲利者必乘危君雖不諱自

濟而意則專於濟人市肆中無是人也世儒讀書於無聞  
考試者輒莫省或稍加披覽又厚自矜異君記問過人雖  
不事舉子業暇輒溫煇經籍泛覽史冊答問者無所隱滯  
而絕不以知能自銜序中無是人也古之被褐懷玉者  
大都任情絕俗而君和易豈弟無崖岸山林中無是人也  
是可謂幼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矣  
君諱瑜號琢齋懷瑾其字也援例入國子監以道光庚子  
八月八日卒於家年九十有二曾祖春和始自漂水遷揚  
州以長子起寅貴贈明威將軍祖起恭國學生父啟始占  
籍儀徵與從兄瞳俱為縣學生員配江都凌氏前卒子一

小傳述略文集  
即孟瞻嘉慶己卯優貢生文學為江淮甲觀藝林無異詞  
年逾五十閉戶著書無幾微不豫色孫一毓崧道光庚  
子優貢生其未成童也文筆已騰蹕凌厲排突前哲而馴  
謹訥言俱有君之風女一適同邑庠生陳傳洛孫女一適  
江都國學生田溥光曾孫一壽曾

### 方補德傳

君姓方氏補德其字也安徽旌德之隱龍山人祖富父嗣  
錫君少孤依兄以居年十二三就傳不能治生業屢氏將  
不利於君君覺之遂出走江西欲覓鄉人店習貿易僭祿  
中知述者行兩人所携錢才百餘行兩日至徽州當附舟  
而資已盡餓坐河側有舟泊岸其客以失物斥舟子為盜  
噪聒甚君輪指為作卦曰此物在中船破竹筍下客如言  
求得所失物乃延君及同行者上船船價飯食皆客供以  
得建初入店例學徒知數人使給埽除役如僕隸君憤甚  
轉側走杭州以方素為方寄籍為錢塘附學生員杭人王

小傳述事類  
包靈見君而寵之妻以愛女一卒而女嫁王君乃携君幕  
遊湖北君從婦翁習中韓家言甫半載即就恩施令尹英  
固陽習其刑席時嘉慶丙辰春也君年始十七未幾鄰邑  
有秦加耀弄傑人張正漢等相繼為亂焚掠裏脅勢甚張  
君為尹君練鄉勇五百人而身帥之以逼賊鋒於界處捷  
賊他去邑東北有廣福橋巨鎮也商賈所集君駐其地至  
丁巳夏請餉道為賊斷恩施小邑無墊款糧將不繼君勸  
諭助餉鎮有客籍同姓者進士也闕鎮人視為行世易君  
年少抗其事君具名帖謁進士殊謙謹進士答拜入營門  
君即升帳飭左右止而詰之曰賊去此不半程我朝去至

少者鎮即成瓦礫場商民爭出資以留我而若阻撓之是  
必通阻賊若不吐實則斃於刑夾已我耳斬若以絕賊線進  
士懼願輸金五百君曰若擁貲五六萬若果不通賊賊至  
即灰燼五百金何足道速加刑進士願輸千金君曰若作  
字道人取所輸金來乃釋若進士既歸無顏見鎮人而鎮  
人踴躍是日即集銀萬餘兩軍心大定賊聞君糧絕徑促  
君君率眾北出二十里迎戰於馬難坡大破之而官軍亦  
敗賊於黃柏山恩施城鄉得無恙尹君以得知府銜拜花  
翎之

賜君見賊勢已靖遂偕王君由貴陽入廣西已未夏余過廣

福橋凡闕闕完富詢其故土人云吾邑有小方師爺活我  
並述剗周進士事予心俾之惜不得其名籍嘉慶癸酉冬  
予自揚州携眷小住白門存友生所存者適延君於病君  
曰病在肝方劑力不能除吾僅能使之少差耳

國家興於大東以木德王今內外貴人什七八病肝氣此  
自木運事非調攝失宜之咎也予聞之默嘆此非醫師語  
也因偕過君醫室見壁上尹君贈詩乃知駐廣福橋即君  
因劇談軍中事間日輒相過次年大旱予憇愆巨紳秦易  
堂侍讀倡舉捐賑而家居之大守胡鐘為梗侍讀招予過  
其家議事太守力言城內富室之苦持其說甚堅不可諭

君排闥入厲聲責太守曰閣下以寒儒得大挑知縣游權  
知府擁駐銀三十餘萬以歸城中人莫不知者日前閣下  
鄰巷不戒於火閣下家粉白黛綠者十數走避火搬箱籠  
多至不可計重至不勝人莫不見者城內外饑民十餘萬  
皆噴噴罵閣下阻賑事萬一有變禍必首中閣下家閣下  
已逾七十餘年何足惜然而此粉白黛綠者為饑民羣祥  
汚辱雖大度其能甘乎太守欲走君截止片之曰若明白  
否太守惴惴答曰聞命如夢初醒不敢再助富室阻捐矣  
而侍讀辛苦孤立方葆岩尚書居憂在籍君為書三千言  
責之尚書乃出助侍讀江督百敏公從侍讀策集紳富於

鍾山書院侍讀諄勸一日得十萬閱日再集而文敏知余  
實主持之遂寢其事風信一厲道覽至七千餘人予作書  
致文敏詞甚切直尚書侍讀皆言不可上君力趣即日繕  
呈朕竟得舉行活者至八萬人君於學無不通尤好道而  
精醫同業嫉恨者競言君用藥狼虎非白下人所堪唯必  
死之症乃可相委耳以是白門病者非垂死不延君然延  
君無不起者故君所雖不豐而名殊重侍讀以賑故重君  
為主婚娶令肥李氏以有三子三女君既由湖北入廣西  
又入都及出都僑白門皆倚王君翁婿相守未嘗一日離  
道光辛卯七月九日君卒距生於乾隆庚子四月十七日

年五十有二王君治君喪莫畢年已八十有八徑策杖入  
山近有人見之於江淮間康強如故蓋年百有一歲矣君  
在廣西製程德五言以祈雨博習之者皆有驗土人為板  
行之而君數無本故予未見君又常被道士服住武昌之  
黃鶴樓求醫者數千百起或以為純陽現化也入都自名  
方德裕隸太醫院值

如妃病危其母家奏薦君一藥而愈悔院使故辭職出都  
最後以本籍捐國子監生名曰方震三應秋試不售君雖  
幹雄偉有勇力能舉移三百斤善單刀長槊酒酣耳熱論  
議風發無不依於利民濟物者君在廣西著烟瘴症治在

白門著疾瘋論痘疹本義傷寒辨證皆板行君後醫者皆奉為法守君長子曰菩薩保後君二年踐次日觀音保季曰金剛保次業樂肆季業儒俱聰慧有君之風長女適程德善氏次女適程德饒氏季女尚未許嫁今年四月予至程德善長女來謁親媪不殊同居既請為君傳又取金剛保於白門使來就學于叔程表之行治唯不得其家世及生卒月日耳後忽有好奇之士讀此傳者必能知所嚮慕矣道光甲辰十月白門倦遊關外史乞世巨書

清故文學程德妣君傳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妣氏安徽程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述虞者為程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為程德人君穎悟絕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既善毘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畧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辯論者一又夢在乾文自初至九五意乃豁然容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為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予讀之嘆為絕業時儀徵劉文洪孟瞻甘泉薛傳均子豹丹徒汪沅芷生江都汪

穀小戒丹徒柳興宗賓叔予從弟世榮李懷族子慎言孟  
開以治漢學與君朝夕皆嘆為莫及李懷則曰仲虞書行  
於今世自不及張先生之盛百年後當獨為學易者宗矣  
遂為之序仲虞旋歸里門至道先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  
別已久君出示定本熙寧原書至什七八刪就通義之十  
篇為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李懷之舊  
其微妙詳審蓋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編實先  
王體天勤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為月令箋三卷  
繼總其要為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為周易通論月令二卷  
而後知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

以為生民錫福消疹者徵引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  
下已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闡通之故古先  
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  
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君又嗜琴  
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譜則皆出廣陵君長  
於金陵而遊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  
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  
上溯本始為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驚賞  
文義瑰奇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  
旋相為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

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操必在角羽位蓋宮為君  
商為臣徵為事角為民羽為物君臣所有事皆為民物故  
吟而上操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予聞言不能解  
請君一再教君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窈眇之時則副琴弦  
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盞及櫛桶時或響應余怪問  
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  
自鳴僧慮其不祥萬寶常為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  
宮中鐘同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公細而磬之  
得數已與鐘異故鳴止秉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  
不能言其故雖寶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証也予考董子同

類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  
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  
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  
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說以奇  
然則君真冥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為書學拾遺四千餘  
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又和手論  
書次東坡韻五言十四韻實如親受法於晉唐諸公掃宋  
氏以來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澆流無與比者君家貧  
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惟怯爾名庠序輒欲結納  
有司以為榮而攘利前後蒞蒞之長官十數慕君學行求



識面而卒不得其督院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文而祝  
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尤器君張公奉使當己酉選  
拔期於旌德學拔君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君曰姚生學  
行寧廣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為拔若者以  
姚生文淡而彌旨胎息班馬風檐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  
能墨裁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  
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  
而君君以詞垣歷科長馳驅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  
例出貢而考貢領單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  
公有識有守為督院學者所僅見然為子孫求不荒之庄

遂無暇為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九距生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  
六得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也  
父燦國子生要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  
夫也携婦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自給次邦道就  
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為叔弟經珊後僑宣城皆  
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呂振宗汪出次  
程出者尚幼孫一阿寶女孫一歸子皆幼君善病已三四  
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守成李鄭郭維漢文瀾  
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

指邦達曰此兒實可向學我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自此  
絕矣語次嗚咽不自勝李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先生  
設不諱弟子即挈邦達便就學李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  
試費弟子任之李鄭任劇金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置產  
贖程及幼女文瀾農家強自給耳李鄭赤貧以潔己任俠  
為邑人所重竟得劇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授鄉里廿餘  
年從遊者多惟李鄭苦寒力學頗傳君之業荀子曰水深  
則回葉落本君當之矣道光乙巳夏四月望邑世臣謹

### 梅蘊生傳

道光癸卯九月廿四日江都梅君蘊生卒於里門以其年  
十二月二十日祔葬甘泉縣施家冲之祖墓孟瞻為之志  
述其用情之幽摯力學之沉博載筆之哀豔而境遇蹇阨  
與之相迫以促其生者簡而有法質而不俚君學行固能  
自傳而孟瞻文又足以傳君子復何言君之弟子薛壽諱  
請再三抑以孟瞻述君材藝猶有未能盡者故次其所遺  
為傳並手書付壽使鐫諸石孟瞻之言曰君工書善琴而  
所嗜尤在詩君之嗜詩固也然君詩在揚州為傑然於儕  
輩耳而書則不囿於地與時足以排突五餘年來之字內

英賢琴則冥追千載悟入古初又出書之工遠甚君書跌宕道麗頗宜觀者然其暇煉舊拓必見其血脉之所注精神之所聚使奔赴指腕之下則非觀者所能知熙載與君同出江左遺法所得至深醇其持論每不敢先君君之琴少以受法於吳思伯之女弟子顏夫人而神解得自天授人力又足以發之積學頗久知思伯傳譜多舛悟而糾正故記載孔子學琴於師襄七日而見文王君嘗曰此不足以奇至聖也君聞古操輒能知製此曲之人與其所製此曲之故琴學盛於江浙而江浙羣推揚州釋問樵希頴師問樵與君至善能信君之神解而卒不能得其解

君既深於琴又慕中散之為人改署所居曰補庵嘗謂今所傳之廣陵散真稽公生前所秘洛西仙傳無可疑者仲虞流寓揚州亦善君曰雖俱嗜琴而其時所學俱未至仲虞歸後沈思十年悟宮商角徵羽之數工下損益各依定數為位又有倍數半數以適旋相為宮之變故吟揉必在角羽之位通一弦為宮一弦為商兩法而一之其鼓琴也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應者皆不動自鳴始則宮以說信而有徵君於琴通聲之義而得其所寄仲虞於琴原聲之數而得其所立是皆精思獨闢仰承間氣仲虞著琴學二卷闡古人之緒

正俗師之失書傳之後其傳必盛而君既奄忽義不可  
傳廣陵散自此絕秘庵斯為識矣其在洛西侯之何日  
悲夫君諱植之字蘊生晚號秘庵其家世妻子科名  
數詳孟瞻志者皆不著著君所自得者

遂

劉烈婦楊氏傳

烈婦姓楊氏江蘇陽湖縣人父近宸避河南有聲幕府母  
吳家世詩書漸漬細絜烈婦以故好典籍明大義有母氏  
風父遊（儀）歸里始議婚於同邑劉梁成年蓋三十矣梁成  
教官秩而寡貧覓食常達出結縞兩月即不能家食閱數  
年始一歸歸亦旋出烈婦奉姑陳能兼子職梁成嗣以薄  
官籤發四川未幾奉陳諱去官服闋無力之官仍浪遊積  
年書館穀為需次資乃得以道光己亥赴川年餘署瀘溪  
橋巡檢不半載卒官實辛丑六月十八日也八月初九訃  
至先是烈婦迎母吳住其家會遭此難十一成服遂送吳

歸至十三年夜發哀經端坐引繩自勒以殉烈婦壽終五十有二雖歸劉二十三年而唱隨相守曾無匝歲聞者莫不傷悼族長為立其猶子喜官為嗣在城紳士聯名請於有司於卯奉部覆准建坊入祠如例次年梁成觀舟抵城外其家先廢烈婦引起墓所出巷樞不行族長拊樞祝曰豈欲改道先至河濱與夫樞樞樞行耶遂行送者莫不嗚嗟予次壻傳第烈婦長弟之子也為乞傳故次其事而論之曰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國家禮節有限年之制而身殉則不問年齒所謂貞女貴殉夫誠貴之也傳第又言烈婦正命之前一日叔父安國

自郡抵里門蓋以陝西即用知縣由部請假歸省也聞烈婦得起而哀慟不甚意其定死即往唁欲相將任所烈婦曰在室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無子禮豈有從弟之文乎然則烈婦固非計畫無後之者斯足以為從容就義矣可不謂賢乎古者責士也厚而責女也薄故夫死止責其終喪即至絕祔亦止以無施服為殺被出不適人則為女師固未嘗責以必死也故其守一齊不改之經者咏於詩書於春秋二百餘年僅乃數人至於在三之節則隨在致死其他見傳記責士以必死者尤多而古人當此無不死不死則謂之迫生迫生為下人莫與為齒矣近世責

女也厚而貴士薄故女子之重貞信矣靡他者小郡下邑  
率以數百千計即捐生赴義從夫地下亦所在時有而士  
則於守身之大國維之重無可藉百行相除為說者一皆  
有期於求生凡人之仕以為利死不利故不死呂氏之厄  
言謂世也而士人奉為篤論是豈物莫能兩大清淑所鍾  
既厚於女將必薄於士耶良以女子無外事不見可做輕  
貞信人則非笑之以為大辱故自愛摯而舍取矣士之富  
貴利達者馳驅鞅掌日涉利途即伏處貧賤見利事固亦  
倍從什伯於女利集則榮隨之非笑者轉為歆羨法豈不  
聞顧汝莫挽悲夫焉得有自任禮義大防之君子出順風

疾呼使彼鄙人士反驚於從義以知死生之說而免為巾  
幘所羞者乎

程孝婦傳

歆孝婦程氏祖某父某年十七歸同邑監生吳栗堂姑氏患  
痼不審程侍藥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昏絕至再  
三程禱于灶神剖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竟不起明年栗  
堂歿于都程撫子女持門戶有稱于鄉程今五十一歲子四  
女子子二長偉即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俊女適某  
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己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君子守分之效如是哉後之人  
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歎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  
夫

安吳四種卷第十六

藝舟雙楫卷第九

附錄三

示父某年十七歸同邑監生吳栗堂姑氏患  
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昏絕至再  
到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竟不起明年栗  
堂列于者利排子

女子子二長偉即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俊女適某

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己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予君子守分之效如是武後之人

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歎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

夫



睦履平墓表

君諱秉衡字履平姓睦氏江蘇丹徒人也睦氏皆祖漢儒睦孟族望於北江以南則丹陽其遷徙世次不可紀君之五世祖由丹陽遷今籍自考以上皆習賈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為舉子業者尚為腴腐之詞君獨鈞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今古興衰之要人率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心就試既不當有司乃挾貲遠賈沂江絕洞庭窮五溪度九阨三致萬緡皆輒覆君故不事積以是益喜交遊通賓客晚而彌甚君之弱齒也君考病甚怨家乘間陷以事時有力者故衣食於君家十餘年考命君往請事陽許君而陰中傷之幾覆其家君考切齒君從容啓曰兒見彼衣食吾家時所求

未足以遂事而不能不受德色固日夜伺吾隙以泄忿而厭其欲耳大人何怪焉及君居考憂或有以非禮構君者君衰經求援於君考所不快人共危君然卒以其力免如君策其通世情識事變自少然矣君善奕於國手不及二碁多力好技擊豐腹而趨脛又力治楊筠<sub>松</sub>相墓法及太乙奇門六壬之術皆能以已意通之適于日用而遠乎詭怪然亦以多好未能精入云嘉慶八年秋余流寓鎮江始識君論相墓甚愜遂主君家旁及兵農名法之說常夜分不寐余奔走秦蜀楚豫吳越之郊者十年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君歷問其名狀行誼而壯之扼腕頽足即欲治橐同作海上遊又嘗與余夜坐浮玉山頂聞江濤澎湃捉余手疾行至麓喟然歎曰余少見江濤來也緩觸石則其聲訇然以博去而聞然今其來也連觸石則鏗然以銳既去猶公然以遠又曰余三十年前見梨園子弟用點鼓中彌徑三寸下點曼聲洞洞相接今鼓心才徑寸下點促草驚如裂聲樂道通於政人事急矣不謂造物自然者已趣數乃爾也遂相與唏噓達旦今年三月朔余自蘇州赴淮安存君子家期首夏返棹為君徧歷南北郊山余去不半月而君染疫寢疾數日忽呼曰慎伯已來吾家三日矣汝等何不吾告促紹祖扶之出徧覓不見乃寢日夜輪指占余還期既亟乃屬紹祖曰而告慎伯為卜墓宅且慎伯知吾深必得文以志余墓是後語遂不可辨然君自始病以至疾草才七日其刺刺詰語蓋未嘗不及慎伯也嗚呼哀矣

君以嘉慶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一娶同邑田氏子二紹祖成皆能嗣君之業女子子三適某某孫一廷珍五月四日余始返棹過君而君之孤斬馬牽余袂且號且述君之遺語遂為卜兆于焦石山之麓於楊氏術為吉復纂述生平以達君志而系以辭曰

述君之事君有子鬱不可信是君志誰明君志揭貞石君之友曰包慎伯

誌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四

別集五

文二

安吳包世臣慎伯甫著

雲鶴老人小傳

君名學字竹岡姓黃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台脫然有遺世之思更名雲鶴稱吳中雲鶴老人君壯歲裴宗錫巡撫安徽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雲南卒于官節相李侍堯兼署撫篆以君熟手客延之未幾裴公殯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為護喪者君即辭節相為裴氏送喪蓋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都屬言路大開君即伏闕上書意謂踐土食毛之忱不能自盡數十年間足跡徧天下於民情

時務見聞親切其確鑿可行有利無弊者四事垂死之年豈復有所覲覩區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朽七月十四日封進得

溫旨放歸條奏既

留中君即削稿外人頗有謂君言已舉行者以問君君笑應而已自己未春初

今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玠上萬言書言事繼其聲者至君共十人間閭疾苦幾于盡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力未能盡稱

上旨然因敝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愚而

九重虛已曲納有古先聖至所不及者况三事大夫膺

天子之所嚴事重寄共念

聖心聖治之切朝夕論思以宣

德化則薄海仰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可矣而乃緘默雍

容坐養資望其得失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水旱頻仍兵

革疊見利源下竭國用上滋歐陽子之言曰國家有事諫官

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之史冊以為朝廷羞况此崑廊不

言而草澤言之甚或草澤言之而崑廊沮之則其為異日羞

者不僅什伯高司諫已也豈不痛哉余故知君名丙寅夏于

揚州旅次相值同居兩月備識君之生平君老矣有子而不

能繼志恐沒世無聞故纂集為小傳其命君之子百年後即

鐫諸壙側以備志乘家之擇採焉

節母盛氏家傳

節母姓盛氏浙江金華人也其父挈眷賈山東之濟寧州業中落以故世次不可紀常熟蔣瞻岵官汶上縣知縣納為造時年十六嫡室金性嚴肅節母安於禮命能委曲受事無間言金先舉子二因培原培節母亦舉子二文天培女一而汶上君物故未幾天培又殤貧無以歸節母佐金撫子女資縫紉以助薪水及文年十八就婚於番禺縣丞姚侍龍署遂留焉逾年舉子成而歿節母之女歸濟源李師彭者又無出先後天逝骨肉凋喪備極慘酷然節母終不敢以私戚廢家事嘉慶癸酉因培知泰安縣成年已十七始自外家奉母姚至泰安庚戌<sup>庚</sup>投効武陟工次得縣丞分發浙江而因培適被効

罷節母乃携姚及成婦王就成道光辛巳成補奉化縣丞成  
在奉化舉一子節母名之曰奉吾癸未十二月九日卒於成  
署年六十有二計節母事君子者十年佐嫡理家政者二十  
七年依嫡子者八年就養於孫者四年自貞恒德辛勤無不  
至庶乎無愧夙夜貽美彤瑄者已因培有文采善居官成智  
略有過人者而慷爽無俗吏齷齪消沮之習能稱節母志予  
俱與善成以節母行略乞文故撰集如右而論之曰嫡庶之  
間至難言矣况以稚齒稱未亡人依嫡以居而所生又遠遊  
中更顛沛閱數十年之久者乎是非惟節母之賢也汶上君  
刑予之化因培不置之志並有可稱節母例不受夫封而年  
行並符

自典故因其事實使觀風者得以采覽焉

儀徵縣學生王君妻劉孺人墓表

孺人諱字姓劉氏揚州甘泉人也祖健地揚州府學生  
父鄉久國子監生孺人年二十六歸同郡王家幹劉王皆舊  
族孺人事翁姑接戚鄰咸有禮則見稱於二姓生子三僧保  
翼鳳慶保女子子一僧保娶于嘉興朱氏有孫四懋和榮和  
泰和貴和翼鳳娶于江都唐氏慶保尚未娶女子子適甘泉  
士人蒯徵九孺人以道光七年十月二日卒年六十有三歲  
王君籍隸儀徵而家郡城揚郡土襟沙塗水迴復而湍急居  
人多作貧驟富飾簪裾侈遊觀傾耀閭閻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豈無古處自敦守身不貳者乎而入內則困于交謫出  
門若無以自比家室為累同於纏牽負殿初心所自來矣王

君有聲序序數十年僧保為童子即冠軍翼鳳未弱冠補弟子員同列無與為偶論其家世程其人材稍規時俗為俯仰者此其居揚州不貧而父子脩脯所入常不給薪水裘葛未得以時具而所業日益進所守日益堅然則孺人之相夫育子使得從所好以自成名者可不謂賢哉王君將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葬孺人于西郊金匱山之槩石街僧保翼鳳乞文表墓故按狀而系之並為辭曰

是維女宗宅是幽宮以利其嗣人無忝爾家風

清故四川邛州火井司巡檢楊君墓誌銘

君諱長泰字履安姓楊氏宗故望遼陽義州先世用靖難功授本州鎮將十葉相繼崇禎中太子少保左都督國柱與猶子賜蟒玉都督振先後戰歿於松山其宗遂覆振仲弟捷亡

命海澨

世祖既定鼎念東南尚未歸化求故明將裔知兵者乃用薦起其家論平江西福建功至世襲輕車都尉歷官至少保太子太保左都督昭武將軍留鎮江南提督水陸諸軍事

賜籍江南揚州衛左所後遂為江蘇甘泉人薨贈太傅謚曰

敏壯

聖祖御書丹誠二大字為其



賜第額而稱以老將軍者實君高祖曾祖懋緒直隸大名兵備道贈榮祿大夫祖鑄古北口提督署直隸總督改山東巡撫考景達延綏鎮總兵左遷沙州營都司君年方成童延綏從大將軍雅爾哈善征回部三當霍集占戰皆大勝大將軍嫉其功中傷之逮至都

高宗察大將軍奸妄得減死論戍塞屯君里居聞耗即挈一奴小金萬里趨侍延綏尋起用沙州營都司君乃奉命就婚外舅商潼道署成禮仍出侍塞下未幾延綏墜馬傷足因得奉歸里第十餘年不去左右自延綏病廢族子大學士應琚督師滇中以失律致云伯兄景震守嘉興至被議籍產戍東陲季弟景素歷督浙閩兩廣直隸至太子太保然身後且二

十年怨家搆舊事復籍產戍其子兵部選司昭于西域唯景震之孫大壯襲世職為參將而兩足漸不仁簪纓淪替丁黃凋謝期功強近不數人率無以自存立君乃謁選求微祿得四川邛州火井巡檢時兵燹方亟戶口逃亡而有司培克益深君一切務為寬厚順人情以理論說民便其教川例治盜至嚴君捕得但追賊給主簿笞而遣之率不過十板然所遣多能改悔為善士以為此身乃楊十板所賜也大井轄十餘集市人皆福建江西湖南貴州五省客民各立一客長部斂其屬以答應徵求率通胥役為奸利君悉罷苛令而更客長之擾市太甚者市為之平火井有土練三百君課以擊明示恩信樂為用適兼署吏目而印官以他事公出檄君代

行州事。妖人王應龍謀為變。里甲察其密。君故善騎射。久侍  
延綏。于塞下尤習兵事。遂部勒守捕事宜。賊知謀泄。倉卒不  
及期。糾現黨千餘人。裹紅巾。起君料賊不敢逼城。必乘虛趨  
大井。星馳率土練過之。于金台山大敗。應龍追入蠻洞。生擒  
之。印人既免于難。深德君。訟君功于大府。然大府竟莫能以  
君名上者。孺人屠氏諱玉輝。湖北孝感人。屠故孝感巨族。伯  
祖沂。浙江巡撫。為名臣。父用中。由知縣歷府道。內擢鴻臚寺  
卿。孺人從君之官。年已逾四十。為君納蜀人陳氏。為蓮生子  
亮。不數年。物故。歸葬其黨。而撫亮如己出。洎君卒。官孺人携  
亮扶柩道峽江。印人夾岸設奠泣送者。沆其境不絕。而土練  
范源竟護君喪至里門。乃返。蓋往返萬五千里云。舟初出峽  
次東湖。有盜括其裝。唯圖史數百卷。路費數百餘緡。源挺身  
力拒。被縛。盜呵之源曰。吾楊巡檢。故部下練卒也。孺人公子  
歸公殯。無資財。具僕姬。故以死相衛。身盜驚曰。楊公果清官  
兩日。尾其舟行。聞孺人課幼子甚切。亦賢母也。子又義士。犯  
之必不祥。遂釋裝去。范君義足以感羣盜。而君之所以感范  
君。是可為動色嗟嘆者已。時大壯已病罷而

賜第入官。後轉歸市。佾郡中賢士大夫。醵贖以祀。敏壯孺人  
乃得携亮居邸第。然慶弔問遺。親舊無失禮。有稱于鄉。君以  
嘉慶九年卒。於邛年六十有三。歲明年葬揚州之西郊。孺人  
後君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一。歲當道光六年。而亮以藐諸孤  
長于君母。卒能篤學敦行為。有見之士。孺人卒之次年。亮卜

北郊兩阜橋榮祿墓側壤吉將以道光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改葬君而耐孺人亮故從予遊冒風雪涉大江絕黃浦千里  
至滬東述君與孺人之行誼以乞志幽之文庶幾有懷明發  
者予次其狀而銘之曰

三世為將道家忌烜赫難求稅駕地薄官人謳召伯憇雖伏  
斯能樹爾類有子曰亮承衰隆瞻念松楸思善繼矣

皇崇祀名宦陝西白水縣知縣告改江蘇青浦縣教諭王君  
墓表

君諱希伊字耕伯姓王氏其先世隸吳明初有得全者遷寶  
應為寶應人十數傳至有容為泰和縣知縣有惠政民為立  
祠泰和君季孫式丹康熙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官翰林院  
脩撰則君之叔曾祖也祖懋竑康熙戊戌進士選安慶府教  
授以薦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卒祀鄉賢邑祠父箴傳雍正乙卯舉人

恩授國子監典簿銜妣同邑朱氏贈孺人君弱冠領鄉薦八  
上春官不售以資截取選授陝西白水縣知縣白水山僻小

邑地高土厚苦乏水溉汲皆倚白石河河源出同官之紅土坡坡西南有三尺嶺係富平縣境嶺北有山澗澗水本東北流富平民議開澹山澗令深寬以接紅土坡水截白石之源西南流至三尺嶺而於嶺下穿洞引水下注富平之老峪河以益灌溉君聞之急勸詳以止其議白水去衝道寫遠向例惟兵差奉派協濟棧內之武關駟乾隆四十五年數月之間四派協濟潼關流差車馬民不堪命君援例請豁免而附近之韓城大荔朝邑蒲城郃陽澄城六邑以情形略同白水因得并免邑舊議建書院未成君就其基拓為彭衙書堂以居諸生身自督課鄰邑亦多負笈向學者又就書堂興同善會邑之富人慕義踴躍利垂到今在白水六年引疾歸白水民就

書堂以祠君君既歸告改教職選青浦縣教諭蘇松長吏常縱漕吏轢庠序而青浦為甚至君始舉其職稍振士氣在青浦亦六年引年歸歸四歲當乾隆之五十九年以十月廿一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六配山陽邱氏贈孺人前君歿三十年君之長子候選訓導直奉君與邱孺人殯祔龍首村祖塋之左君之訃至白水士民哭君如哭私親相率請君祀于名宦而書堂之私祠如故君家學源自泰和君恪宗紫陽至編修而盛外大父澤灃與編脩君以紫陽相切劘者尤篤至澤灃之學傳其子光進與其高弟子邱照君師光進而婚于照少奉詒言師友戚鄰間見聞無非紫陽者君亦毅然自任然其作吏白水與友生書云忽漫從官樊端結聚夙夜冰兢惟

思退藏勢與願違未獲如志不敢以怨艾空言貽誤民社力  
●省前非以圖晚蓋又云紫陽嘗謂一生在文義上作巢窟  
文法一也古文深時文淺古文疏時文密淺者深之基密者  
疏之本自有時文以來時文不通而能通詩古文辭者未之  
有也故時文于讀書為最要不得以科舉之業輕之嗣司鐸  
青浦與所親書則曰白水一行所得不償所失每着一衣觸  
一物皆宦囊也曷勝幽咽又自書公積後云固知迂濶而遠  
于事情矣然耿耿于中如物在喉間必吐之而後誠知無益  
然能無動乎動則吾事或濟矣安敢貪天之功聊以盡吾心  
焉蓋必計其可而為之天下無可為之事矣驗茲數事則知  
君之居家善讀書在官能任事者甚信而非近世依托理學  
為名高以巧射聲利者比也君卒三十有七年君之鄉後進  
劉寶楠以直狀與君文集屬為墓表予前周旋范光白馬諸  
湖間嘗聞父老言其先世業漁前明編為漁里戶共五百餘  
家俱漕船麻膠翎毛折色差

本朝濫徭盡萃而漁里戶仍徵銀百三十餘兩業久遷而徭  
不改里胥因緣為奸擾累至百五十餘年及邑紳王白水力  
言于地方大吏以公項撥抵豁除重困始甦又聞士人言吾  
邑舊有同善會王白水見其不率舊章事無實惠呈請停止  
變舊會存產以脩學宮費僅什一卒以歲事繼又脩復同善  
舊章為卹娶會永垂利濟合讀君文集乃知君于青浦引年  
歸里後舉此三事時君年已逾七十可謂任重道遠敦善行

而不怠者也明道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物  
必有所濟亮哉道光十年五月既望涇包世臣表

武進董定園先生墓銘

吾友晉鄉下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其尊甫定園先生于  
原晉鄉甫成童即以通易禮春秋工為賦頌古文辭及倚  
聲知名當世其友生多與先生為紀羣交者以予為先生所  
尤厚故屬為埋幽之詞予為之系曰

先生性豪宕喜急友朋之難涉困躓而不悔遇人輒傾吐無  
餘唯不能賴蒼蔚朝隣之氣論者疑其有褊心是則耿介之  
姿迫于所遭而然也先生最嗜詩為半野堂集數千首又工  
制舉業既十試被放乃徧走燕齊晉豫楚粵又落拓無所合  
而疇昔携手之儔既高舉率鮮能為終始于是先生亦垂五  
十矣乃却掃奉母氏以終于家先生左目微眇晚作琵琶俠

傳奇托茂秦以寄意先生之詩雖大要治聲色格律然行寫  
情性多自得既與茂秦殊科矣然渝盟有太倉歷城而曳裾  
無趙王至假于能優求知己于舞衫詩扇之中斯其志亦可  
傷也先生初以國子生赴都下母夫人命之曰兒此去毋問  
業于錢坫而出王昶之門先生既才名籍甚二公爭識面先  
生竟謝絕之先生諱達章字超然晚以字行更號定園姓董  
氏武進人其先本趙氏五世祖為後于姑之夫遂冒董姓一  
傳為漢中知府遂昇先任大同丞有惠政民至今祠之父聞  
泰昌化知縣母錢氏娶張氏前編脩惠言今館陶知縣琦之  
女兄也編脩昆弟並有文行晉卿之學所自出先生卒于嘉  
慶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年六十有一歲子一即晉卿名士錫

嘉慶癸酉順天副貢士孫二毅縣生殷為先生弟達源後女  
孫三皆幼

清故候選兵馬司正指揮魯君墓誌銘

君諱湘字蘭舟姓魯氏先世隸六安明初有鎮江衛左所百

戶政者子孫襲職因著籍為丹徒人考銓起家進士官至直

隸清河兵備道署理直隸布政使君性穎悟篤友朋幼侍官

遊無紈袴之習應童子試被屏者七由國學覓解順天又輒不

遇乃以賞得兵馬司正指揮清河公既卒官君內侍重闈外

摺門戶未遑謁選遂以道光八年七月二日染暑疾終于家

年四十有四歲清河公慎簡閱却苞苴前茅多寒畯稱得士君又殫

進退惟清河公慎簡閱却苞苴前茅多寒畯稱得士君又殫

心文事顧每試輒蹶不足稱人意然當君屢蹶小試時清河

公任安徽道府相距才三數百里聲氣搖撼相接則清河公



之礪官箴以式後昆與君之績學自重不欲闡然躁進者並足為士林光寵則君亦可無恨也配同邑包氏子二慶思慶貽孫一榮高君中表弟紀幹貞與余習諄乞慰幽之文故次其狀而銘之曰

文吏有子文戰屯鬱若文采厚文孫誰其不信視此文

汪冬巢傳

君諱潮生字汝信別字欽泉晚又自號曰冬巢姓汪氏江蘇儀徵人也由附學生舉乾隆乙卯副榜貢生道光壬辰五月六日卒於家年五十有六配閩氏前卒無子女君竟不要獨居十九年以終君穎悟絕倫於文於書皆能深知其甘苦曲折性溫恭而澹定於時人下無佛忤至所親則必有材藝能自植者生平無他好唯以倚聲設色自娛江淮間言倚聲者宗朱彝尊陳維崧君獨好清真玉田然於朱陳亦無所雌黃也設色則盛行惺格華岩之法君志在遠紹宋人每興酣落筆無粉本即見以規勢葉掩映若承

朝露而漾和風其工麗鮮潤雁行院本以云氣韻且時欲  
過之倚聲適所畫皆近世所罕也予以嘉慶辛酉秋至揚  
即識君未相知也嗣予挈家寄揚州居址稍遠不相聞者  
二十餘年道光戊子秋君忽叩門修款出精楮索書所為  
古文辭京寅冬予自刪定文稿乞諸友朝夕者分繕清本  
君願從他友所分去賦與文各一卷字數累萬呵凍精寫  
點畫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歲君之執友三數人皆以  
物故君嗒然自傷為寒林獨步之圖君故歛人家昉溪之  
側先世以業醮留揚州遂著籍業既久落獲榷塵土間非  
其意也欲歸歛不得又為昉溪秋隱之圖皆乞予序其意

今年春見陽湖張琦翰風詩文詞與書而心善之張君官  
館陶君手界朱然一冊囑予轉乞張君書自著詩文而予  
已北去固留東予厲曰僕自問不當久人間身後子然無  
能棄藏珍玩者然心慕張君甚即僕死必請張君竟為之  
流傳後世知張君此冊為僕作者足矣予返揚則君喪已  
逾月感其意為加書請張君非所謂解脫而真摯者耶斯  
可哀矣君以圖歸歛故累八喪未葬弟法生二子而歿長  
文郁次文蔚君恩勤撫育而文蔚以目疾幾廢文郁當承  
君祧君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必為後君畫為時所珍脫  
手即歸有力者家藏唯詞稿三卷出手定臧友議釀金梓

以傳之並議於舉君殯時并奠八棺而資文薪寄食僧寺  
為行者業文郁習會計一切如君遺命君身後頗有瑣碎  
君之友甘泉王壽鵬汀居間楮柱備任勞怨庶幾不聞生  
死者

趙承德墓誌銘

道光十有四年春陽湖趙中嘉告其友包世臣曰中嘉不  
肖不能敬承庭訓踰證無善狀以仰慰先子者茲窀穸有  
期若不得當代立言之君子為埋幽文又將永貽憾於泉  
下幸得交吾子中嘉不敢無贊以証其先唯吾子不能徇  
流俗而証後世者故敢以請又曰吾祖貴西公四子先子  
其叔也賦性敦篤而穎悟好學作詩書每與貴西公相亂  
最得歡生不違君母劉恭人而事繼母程氏恭人母蔣太  
安人數十年無違色貴西公卒家漸落太安人故好施與  
先子計出入雖不敷然必不使太安人知怨不得遂老人

小傳述國文  
意郡邑公事無不遇饑歲勸賑倡捐核戶口稽散放必盡  
心力貧者獲安全富者無怨讎此鄉里聞見所共稱者以  
屬吾子憶予初至常州貴西公年已大耄著述百卷至家  
有其書而接後進論今古事猶極口無舛失可謂耄期稱  
道不勸者也繼知貴西公解組後遊故州將李相國閩浙幕  
府主議封還

純廟命臺灣鎮臣柴大紀棄城以兵護遺黎內渡之

旨郡城得固守以待大兵而世人無知者予筆紀其實以  
詔方來曰書二趙事蓋以郡城一棄則全臺失守鹿耳門  
鹿子港八里坌三口皆天險難進兵且自削平鄭氏開海

禁漳泉嘉應無業民料渡認墾孳生以百萬數歲三熟產  
穀至夥糖利甲天下糖商益治大舶指上海天津無虛日  
又全閩兵穀所取給福漳泉三郡民食所專仰與鄭氏竊  
據時情勢相什伯則

國家東南之憂殆未可以歲月計也而貴西決策俄頃功  
同曲突終其身不以自居是其為隱德也尤大貴西既有  
大隱德而居於諸子為最醇謹內行修能傳家學是宜先  
大貴西之業迺鬱而不曜君之子申嘉最賢有文學然則  
造物所以厚趙氏之積累而先大之者斯有在矣於法宜  
銘故按狀而系之曰君諱廷俊字若士別字海珊姓趙氏

崇以宋宗室居常州已十七世父翼以進士及第第三人  
 官貴西道學者稱為甌北先生君在幼學即補府學生旋  
 食餼援例訓導未得缺改加府通判例授承德郎以侍貴  
 西洎太安人故卒未謁選道光十三年七月七日卒於家  
 年六十有四配同邑湯氏繼黃氏皆賢淑有稱子六人長  
 慶齡順天乙酉副榜貢生八旗官學教習前卒次申嘉本  
 省丙子舉人次申奎前卒次申佑中憲申善孫七人某某  
 銘曰  
 名父有子天所厚當厚而薄以萬後刻此樂石徵諸久

清故例封太孺人贈徵仕郎蕭君妻劉氏墓志銘  
 道光甲午二月山東試鹽運司經歷清河蕭令裕與其弟  
 兩浙試鹽運司經歷文業國子監生樹勳走書揚州告其  
 友乞世匡曰自癸巳九月十四日母氏棄養過<sub>陳</sub>之駒忽  
 已更歲茲卜三月八日奉柩於山陽人慶一鄉先子之壟  
 不孝無能先大先德惟是發潛隱示後昆仰慰靈爽者幸  
 有埋幽之石而當代高道德能文章莫如<sub>幸</sub>吾子不孝得奉  
 教若不獲一言以永其先人是必其束身無狀不見信於  
 君子而重貽先人羞也伏望垂哀若嘉感且沒函其狀略  
 曰母氏三歲而孤伯舅彭年仲舅永年未成童季舅允年

甫生赤貧無藉不自意得存活及歸先子仍以十指力佐  
日需連舉三乳哺縫紉子已食繁益困憊嘉慶戊午先子避  
負游都下外祖母命諸舅迎母氏携三子寄居其廬給朝  
夕時令裕文業已就傳夜則母氏督坐燈下程誦讀必命  
之曰窮困至此非力學則終於此矣非立身則求終於此  
且不得矣令不孝幸以稍有知識不為士君子所鄙棄惟  
母氏之端其始趣也閱九年先子南返僦屋與諸舅別居  
而命令裕為世父後始之居寄廬也母氏必預積針黹入  
以仲春率三子詣先世塚墓上土致奠忘日必洒掃潔羞  
以祠雖別居值劉氏先忌必素服終日不笑樂以沈其身

廿餘年來令裕文業縞紵入豐而衣食財取其督諸婦治  
家事無改於初以四方士大夫過從咄嗟治具必豐潔三族  
當郵者力所及不待其告體媪僕艱若不事積餘使諸孫  
必知求自立蓋母氏之行治如此余以幸未冬識令裕已  
有聲庠序矣而僦居斗室唯糲飯是急然能振拔意氣無  
寒澁恭靡狀文業尤激昂馳騁文筆及昆季名重公卿間  
予格幣聘通南北而力學不倦常有以自下者是別處約  
不憚虛樂不汰志念深矣學乎其深服教於賢母也是宜  
有銘其辭曰

賢母系出山陽劉父珩早逝母嚴勸嚴撫一女與三子幼

方計日長計歲續光開門業為藉辛苦作家日匪夜子能成  
立女歸蕭相夫育子靡室勞夫子道深事遠遊健婦苑苑  
哺三雛居無一椽責負急母慈无友招寄食十載恩勤植  
諸甥諸甥克家能知名賢母持盛惠三黨不遠婢僕無悵  
快七孫環膝含飴歡鳳喜符慶桂保蘭有曾家督貴鳳出  
皎若玉荀芽初茁賢母壽濟七十四子繼孫承永昌世  
贈君諱景相字稷若嘉慶丙子年七十一卒於家耿介不  
隨俗生平未嘗得職愿慈不欺心鄉里推其長者後此食  
報人以為宜

趙江寧家傳

君諱本敦字直夫別字靖庵貴州甯安縣人源出宋宗室  
世居四川遂寧明末有紫祥者避獻賊入貴州僑桐梓其  
子倫遷甯安遂為甯安人祖榮先父安仁俱不仕以君貴  
榮先貽贈文林郎江蘇沛縣知縣安仁封奉直大夫江蘇  
江寧縣知縣加三級母戎氏封宜人君成童補弟子員弱  
冠領鄉薦屢躋春官以道先丙戌大挑一等為江蘇試用  
知縣甫到省即查賑高郵旋署甘泉丁亥署江寧府北補通  
判未幾改署贛榆調充戊子鄉試同考官己丑署通州直  
隸州庚寅署睢寧辛卯以催漕保薦儘先補沛壬辰調江

寧癸巳被訟者許解任甲午事得白而君遂病乞假歸里  
而積累不得行丙申四月七日卒於省寓年五十娶徐氏  
贈宜人繼娶劉氏封宜人並同邑人子一忱邑增生孫二  
魯慶俱幼余與君為嘉慶戊辰同歲生君蒞甘泉時余正  
僑邗上友生多謂君多蓄古書善鼓琴工詩與書余於揚  
州當事非舊好率不與通謁故沈君之年不相識詩書亦  
未寓目不敢質言其攻苦治頓榆能誘擒巨匪袁二勸學  
校獎節孝濟疫癘治通州值旱河涸米舶不至能疏通支  
港招米商以平市價治睢寧能靖盜賊化魏姓積年閹墻  
之訟治沛能除埋災冒賑之積弊諸治績頌在人口然余雖  
有聞而未審也揚州賑弊至夥常賑京控而君督高郵賑  
無後言信甘泉能事事則余所目擊在江省有司可以為  
有心於民者矣

包世臣曰州縣為親民之官首縣當標準之地是固非賢  
弗居矣然首縣率炳燭遺教昧爽出周旋各大吏唐呈中  
年後方得歸飢渴交集而客謁接踵院司道府虛室什物  
不時徵取日至耗錢十萬而將迎之費尚不其中幣藏無  
可挪移不得不結巨富紳士稱貸故首縣之能者唯善事  
上官多識賈人不開罪於賓客而已心力終無以及其民  
上游習首縣之艱苦不得不議調之優缺調缺不可頻數



不得不在袒使可多取於民缺利盡民力竭而虧尚至不  
可復故余作<sup>游</sup>客時常從容告疆吏曰修飾堂室鋪陳器具  
家家所有事也何不明核歷年首縣用數確估各署所必  
需者量首縣力之所及分別折致飭紀綱自辦則浮費什  
減八九不致以虧累煩上游矣非常參日毋許上謁則首  
縣有暇以自理其事矣疆吏多然其說者然以奔走疏數  
定所屬賢否其來已舊且深避取財所屬之名又不便於  
中飽沮撓者多<sup>卒</sup>其能舉行也夫官不能親民則署外之  
鈞中易矣官不能居署則署內之防閑難矣賈人所夕出  
入則小民之蜚語起矣余足跡半天下所見首縣能盡心  
力於民者唯江西南昌縣石君家給耳人材至難為能責  
天下首縣必如石君哉况石君能得民而不能獲上非近  
時居官人所願效法是故吾人束髮受書得膺百里之寄  
以行其所學豈非至願然慎毋以賢能自見至首僚以致  
與其所懷來者大相刺謬也

清故例授承德郎吏部常調府通判廉貢生謝君墓志銘  
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儀徵謝君我刪卒明年七月其出為  
元後子舉人增以狀乞墓銘嗚呼余忍為君墓銘也哉憶  
嘉慶辛酉余初遊揚揚之工詩者卅餘人始賦小秦淮泛  
月詩余時已輟韻語不得已成二十字諸君獎借之推為  
檀場閱數日於故貴州巡撫曾煥兩淮都轉署過故禮部  
左侍郎謝公坐定問名起揖曰吾子即賦小秦淮泛月二十字  
者耶訂次日飲其家乃為設四簋曰老夫與卿人為四簋  
物不敢以尊客故敢出見二孫長為君之兄議欲鹽運司  
提舉增貢生序昭次即君眉目如畫進止莊雅侍郎曰君

試襟舉五經使背誦則琅琅如貫珠清脆可聽余起為郎  
賀於亥再至侍郎已厭世戊辰夏醜使者以余旅因使司  
文匯閣秘書君之考廉貢生贈奉政大夫者貴領袖其事  
因得歲一再見而君與柱兄相繼入庠序矣有詳庚午秋余挈  
眷至揚願以時時出外寬食蹤跡轉疏略及道光乙未春  
聞鄰號少年誦頌場文殊爾雅索閱其卷即增款詢鄉貫  
家世因知奉政君以己卯提舉君以乙酉相繼謝世而君  
以送增考在都下試事畢過從敘契濶又悉君家業中落  
孱從百口皆係君蓋敬君友愛敦睦能守侍郎教君函正  
強仕選期近家督文采噪鄰下相與為慰藉詎意丙申君

再送增起春闈歸至中途染疾抵里門不數日而遂奄忽  
憶余受知於侍郎年方二十有七侍郎已耄耄奉政君長  
於余十年君昆弟皆前及幼學耳而提舉墓草久宿君之  
孤降服又已闕况以余憂恙叢集之身窮年奔走衰憊童  
充軍其為君銘墓而酸鼻不能下筆也君諱承焯字彤文  
居奉政愛後以字行更字義州由廉貢生以府通判候銓  
而致娶江都汪氏祖諱滋生世所稱未堂先生者也考諱  
士松妣李氏封太宜人子三長即增次奎國學生君歿之  
前六日側室郭氏生子坊侍郎居鄉貳時事不能悉其督  
學湖南也至今楚士思之是其積澤深而流遠况數世考

友相承而增以弱冠當室強近相守無改父道繼侍郎之  
聲以達君志當於是乎在故銘之曰

真州謝氏自白河其先家歙源文靖五十八傳乃及君秘  
書外監宗伯孫少小玉立望如神田宅曰匱富者文玉樹  
長埋慟斯人天道悠遊難具論是有佳嗣慰幽魂

書毛節母朱氏行狀家傳墓志後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教子之責母固不後

於父矣降至戰國間教衰韓子始謂慈母有教子漢儒依

託傳聞則母親而不尊能食不能教寡婦之子未有見焉

弗與為友諸說稜見傳記將以無父之人之必不能成材

歟嗣後史氏於孤子成名者必詳記賢母之行治而或猶

疑之以為人子之欲顯其親無所不極况念孳母宅身荼

蓼之中其家乘紀載尤多溢美史氏據為事實未可盡信

是蓋習見簪珥羅綺之末俗則然也吾友費山毛嶽生生

甫甫晬而孤節母朱夫人前隨夫子僑都下從奉姑之舅

四川中江官舍未幾舅奉檄從幕府事戎馬三數年推知  
簡州遂以死事節母奉簡州喪歸家無一椽之瓦生甫才  
髫髻耳以恒情言節母榻十指力仰事俯育幸得生全已  
為過望安望其為有見約士哉而生甫成童即索筆公卿  
間能卒祖若父之業為當代推重節母之卒也武進李兆  
洛中者妻姚椿春亦並據生甫狀為傳及志二君皆積學  
方聞非苟徇人請者唯小子之失怙也年已幾冠無以為  
生擔簣奔走沙形勢之迹數十年幸不致失身為世所指  
摘費母天身教之功前年母氏棄養小子撫棺懿行為狀  
掛漏什七八況生甫之生不識父而節母又曾經生死乎

吸之場是其具節母狀也下筆顧此則失彼蓋有倍展於  
小子者矣夫閩閩之事非州里莫能詳知人論世之君子  
考其境之所遭察其子之所就則母氏之行治可知矣

清故處士吳君星宇墓表

君諱明煌字星宇姓吳氏籍儀徵而家揚郡之運司前街  
就家設相肆余嘗避雨肆中與君談相人術君大都依部  
位說為人邪正依氣色說行事是非吉凶禍福率依於此  
余詰其術之所受君笑曰是君平賣卜術也吾受之移以  
相人不可乎吾先世望徽遷白門四世至吾父遊揚州遂  
不能歸其故然吾父雖窮士僑人嘗有假人白金五百者  
請吾父居間金已償而券未退金主握券索金已償金者  
曰若但問吳君果吳君言未償即如命金主意吾父因甚  
議以半為訓乞吾父一妄語吾父不可券遂廢先人自守

之嚴而見倍重於人如此吾無他技能侍相人為生言言  
凶禍福能必中乎即盡中或且以長邪遂非唯依是非邪  
正以為說雖不中不為人害庶不辱先人異日得面目以  
上邱墓矣余乃嘆君非市人又高君考行誼求其名籍則  
江寧縣學生員名文相字志書者也以詢揚城耆舊尚有  
能言其事者君娶同邑汪氏亦源於徽故婿賈家業落而  
歸君相夫育子備極艱辛沒齒無怨為閭閻所稱美君年  
七十四以道光辛巳九月初四日卒汪以次年五月廿五  
日卒年六十合葬甘泉縣西山南都天廟西君所自卜也  
君前英文學君於司徒廟之收鷄灘地隘不可耐君常以  
無力省祖以上墓田為憾故自卜北城使子孫來省者必  
取道收鷄灘先省文學君墓蓋君之用心如此子廷颺儀  
徵縣學生員博學多能書法尤卓越君家單傳三世矣廷  
颺年甫壯文行為儕輩所推又已舉以疑于三君承文學  
君教兩世皆有隱德將於是乎食其報廷颺既葬君闋十  
有八年以余薄宦西江遠來哀助具狀乞文余雅重君尤  
厚廷颺不可以無言故為表其墓道焉

